



阎晶明 / 著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叙说所有



文学创作的手法越丰富，文学队伍的构成越复杂，
文学生产的途径越多样，批评的整合作用就越突显。
让批评成为一种力量，
这是文学的需要，也是批评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014042084

I267.1
1696

叙說所有

中国书籍文学馆

名家文存

王平题



北航

C1731182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I 267.1
169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叙说所有 / 阎晶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·名家文存)

ISBN 978-7-5068-3940-2

I. ①叙… II. ①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6457 号

叙说所有

阎晶明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戎 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49 千字

印 张 16.25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40-2
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一辑 读鲁迅

- 002 鲁迅：暗夜里的思想者
- 008 鲁迅：起然烟卷觉新凉
- 018 鲁迅：“故人云散尽，余亦等轻尘”
- 034 何处可以安然居住？
- 047 孤独者的命运吟唱
- 059 鲁迅的青年观
- 064 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
- 068 鲁迅：“立誓不做编辑者”
- 071 从鲁迅谈讲演魅力
- 074 鲁迅自序里的自谦
- 077 柔性的鲁迅
- 080 留下鲁迅这个资源
- 083 这也是鲁迅精神
- 086 序跋不再谦虚
- 088 姿态即精神

第一辑
读鲁迅

鲁迅：暗夜里的思想者

1

读鲁迅，常常会遥想他曾经的写作状态。那些透着感情和思想、充满力道的文字，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和心境中写出的？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，很多谈鲁迅的人，都在描述自己想象中鲁迅看取人间世相的态度和眼光。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的鲁迅，是一位暗夜里的思想者，只有到了周遭宁静、人声消息的时刻，他才会静下心来，把白天所见的一切欢颜、泪水，得意、苦相，青年的激昂、文人的嘴脸，强者的怒目、弱者的悲哀，尽收在心底，一一经自己的心绪过滤，化成他那有时一泻千里、也有时生涩难懂的文字，构成他独异于常人的文章。寻常的人，都是在歌颂和期盼黎明的曙光驱赶走夜的黑暗，而鲁迅，却在深夜里思索。夜幕让他的思想有了惊人的穿透力。揭开夜的“黑絮”，让光天化日下的一切现出原形，是鲁迅独有的功力。

夜，不但是鲁迅思考和写作的习惯性时光，更是他作品里经常出现的

意境。《野草》是鲁迅写“夜”和“梦”最集中的作品集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那双“看夜”的眼睛，《秋夜》里的开头写道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一特异的描写经常引来疑惑式的解读。其实，也许正是鲁迅在暗夜的深处，将目光望向窗外，孤寂的心情下才能写出这样两行字。因为接下来，他的目光直接穿过两棵“枣树”，望向了夜的天空：“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”夜的空阔、神秘和诡异的景象向我们展开。“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”的枣树此刻再次回到鲁迅眼中，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意象。枣树的树干“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”开头似乎无意中进入眼中、用闲笔写在纸上的枣树，在夜幕中却成为刺向天空的利器，让人联想到鲁迅心目中的“战士”形象。

2

在鲁迅笔下，暗夜是空虚，也是充实；是绝望，也是希望；有虚假的上演，更有逼人的真实。《野草》的《希望》里这样描写“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”的心境：“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，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，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。但暗夜又在哪里呢？现在没有星，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；青年们很平安，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

并且没有真的暗夜。”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！”“呜呼呜呼，倘是黄昏，黑夜自然会来沉没我，否则我要被白天消失，如果现是黎明。”

正是在黑暗里，孤独的心才会放大，空虚的感觉同时成为唯一可以掌握的东西。“我愿意只是黑暗，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；我愿意只是虚空，决不占你的心地”“我独自远行，不但没有你，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。”在《颓败线的颤动》、《好的故事》等篇什里，暗夜中的独行者、静思者，是鲁迅刻意要确立的人物。即使《过客》这样发生在黄昏时分的故事，也不忘在孤独的“过客”决意要上路时加一句“夜色跟在他后面”，以强调情境之色调。

作为最早具有自觉的、成熟的现代意识的小说家，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十分注重故事情境的强调和描写，而黑夜，正是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里最多见的一日中的时光。《狂人日记》的开头就写道：“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”紧接着引出狂人的恐惧心理，“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”第二节的开头第一句又是：“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”白天的事在没有月光的夜里回味才感知更深，“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”

《药》的氛围是这样营造的：“秋天的后半夜，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；除了夜游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。华老栓忽然坐起身，擦着火柴，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，茶馆的两间屋子里，便弥漫了青白的光。”《明天》里的单四嫂子则始终是在压抑得让人难以透气的深夜里，孤寂地陪伴着死去的儿子。单四嫂子在空大的屋子里沉睡过去之后，黑暗而凄凉的情景为故事涂抹上了凝重的色彩，“这时的鲁镇，便完全落在寂静里。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，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；另有几条狗，也躲在暗地里呜呜地叫”。《白光》里的陈士成在月色中走完他可悲的、灰

色的人生。一切都落空了，“独有月亮，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”，“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”。

在鲁迅笔下，月亮通常是一个照彻寒冷和孤独、增强恐惧和悲哀的意象，那情景跟传统的阴晴圆缺没有关系。在《孤独者》中，月色和心境也有交融，“潮湿的路极其分明，仰看太空，浓云已经散去，挂着一轮圆月，散出冷静的光辉”。但人心却并没有同样的诗意，“我快步走着，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，但是不能够。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，久之，久之，终于挣扎出来了，隐约像是长嗥，像一匹受伤的狼，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，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”。夜晚有时是美好的，但这美好也会因人物悲剧的落幕而陡增黯然之色。《祝福》的结尾，鲁镇的人们在除夕夜里的“无限的幸福”和祥林嫂可悲的死正是鲜明的对比。

不过，我们并不能因此认为鲁迅对月夜有偏执的看法。有时，在记忆的深处，那些美好的时光也会和月夜有关。夜晚的月色在鲁迅小说里也有闪光的时候。《故乡》里的“我”见到儿时的好友闰土，第一反应便是一幅夜空下的美景，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”。月夜下那个身手不凡的少年形象在小说里出现过两次。还有如《社戏》，欢喜的情景也和月色相关。“月还没有落，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，而一离赵庄，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。”

3

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夜有着特殊敏感的诗人和思想者。他有“看夜”的眼睛，也有“听夜”的耳朵。暗夜中，他听到那些人间的嘈杂，楼上的吵骂、楼下的呻吟、对门的打牌声、河中船上女人的哭泣声，它们综合成一幅世间景象，呈现出世事悲喜的互不相通以及人心的隔膜。他也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，并用尖锐的笔触书写出来。“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”，

“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”（《秋夜》）。

暗夜里的思索和时势的黑暗正好形成一种映衬和对比。光明，在鲁迅那里总是一个远未达到和实现的理想目标。他努力冲破这暗夜，宁愿“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，放别人到光明的地方去”。暗夜里的思想者鲁迅，渐渐地对夜有了特殊的感情。1933年，“晚年”的鲁迅曾署名“游光”写下一篇动情的文字：《夜颂》，这篇精美的文章可以说是鲁迅关于暗夜的集大成之作和整体阐释。在这篇精短的抒情文章里，鲁迅作为一个“爱夜的人”表达了对夜最彻底的真实的表述。首先，人在白天和黑夜是有区分的，“人的言行，在白天和在深夜，在日下和在灯前，常常显得两样。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，普覆一切人，使他们温暖，安心，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，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。”也正因此，在鲁迅那里，“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，自在暗中，看一切暗。”这“耳闻”“目睹”的功力，就是要能看得出“夜的降临，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，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，混然，恍然，勃然，粲然的文章，只剩下乞怜，讨好，撒谎，骗人，吹牛，捣鬼的夜气，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，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，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”。

与黑夜相对的白天，充满了热闹和喧嚣。“而高墙后面，大厦中间，深闺里，黑狱里，客室里，秘密机关里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。”到最后，鲁迅如此表达他对白天和黑夜的区别，“现在的光天化日，熙来攘往，就是这黑暗的装饰，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，是鬼脸上的雪花膏。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。我爱夜，在夜间作《夜颂》”。在鲁迅生活的年代，白天的“大黑暗”和夜的“诚实”，这样的颠倒正是一个思想者、批判者，一个革命的文学家的真切感受。

鲁迅的性格里有孤独、怀疑的质地，他的成长中有看穿“世人真面目”的真切，他的创作既有为时代呐喊的自觉，更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大胆，他

心底有爱，对亲人、对青年、对战士时常传递着温暖，但他更多显现的是对论敌的不宽恕、对虚伪、狡猾、正人君子式的作态的厌恶。他的文风让人觉得冷峻异常，但真正的读者又能从中感受到他那“冰之火”的热情。他在深夜思索，顾不得欣赏月亮和星星的诗意，他要用心灵的力量穿透“黑絮似的大块”，这漫长的努力让他逐渐喜欢上了深沉、真实的暗夜，成了一个彻底的“爱夜的人”。任何鼓噪、声称、招牌，在他那里都首先被怀疑，其次才是理性地分析对待。这是鲁迅独有的魅力，是他至今深深吸引我们的重要原因。

鲁迅：起然烟卷觉新凉

绮罗幕后送飞光，柏桑丛边作道场。

望帝终教芳草变，迷阳聊饰大田荒。

何来酪果供千佛，难得莲花似六郎。

中夜鸡鸣风雨集，起然烟卷觉新凉。

对我这样的读者来说，鲁迅这首写于一九三四年九月的《秋夜偶成》，不靠注释是很难一读就懂的。不过，最后两句“中夜鸡鸣风雨集，起然烟卷觉新凉”却一望便知大意：一个风雨狂作、凉风吹拂的秋夜，鲁迅一定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于是他便点燃烟卷，起坐听风，只是那“新凉”二字里，不知只是表达秋风吹人时的感受，还是夹杂着思索时势时的心境。

鲁迅是嗜烟的，他终生离不开的两样东西，一是书，再者就是香烟了。“仰卧，抽烟，写文章——确是我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中的三桩事”（致韦丛芜），许寿裳回忆说，鲁迅每天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躺在床上先点

一支烟来抽，所以他的“床帐”早已由白变黄。鲁迅的不少照片都有吸烟的动作，很多画家、雕塑家也喜欢在鲁迅形象中加上一支香烟。吸烟这件小事情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家去关注，不过，鲁迅一生与香烟的交道，对认识鲁迅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还是很有帮助的，不妨就从鲁迅文字和别人的回忆文章里看看，吸烟与鲁迅究竟有怎样的关系，吸烟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。

一、吸烟是鲁迅最大的嗜好

始终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，知道鲁迅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，但他在留学日本时已经烟瘾很重了。有一次鲁迅坐火车从东京回仙台，上火车前用身上的零钱买了一包香烟。旅途中，他看一位老妇人无座，便将自己的座位让于她。旅途中鲁迅想买茶喝，待到叫来服务生，才发现自己身上仅剩的两个铜板已无力买茶了。老妇人为了感谢鲁迅，便在火车停靠时替他叫来站台上卖茶的，鲁迅只好称自己已经不渴了。许寿裳记述的这一趣事，足见鲁迅作为抽烟人对“粮草”不足的“恐慌”。吸烟是鲁迅至死都没有戒掉的嗜好，他试图那样做，但终于没有办法实现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我回忆在北京因节制吸烟之故而令一个人碰钉子的事，心里很难受，觉得脾气实在坏得可以。但不知怎的，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，总是戒不掉。但愿明年有人管束，得渐渐矫正，并且也甘心被管，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。”这封从厦门寄往北京的信中的表白，与其说是声明自己下决心要戒烟，不如说是向许广平表达爱意，希望早日与她相聚。当然，也让我们知道鲁迅曾想戒烟而不得。

鲁迅的吸烟量是相当可观的，他在写给许广平和章廷谦的信中，都说自己每天吸烟大约三十到四十支。许广平还曾说过他一天的吸烟量达到五十支。烟不离手是友人们对鲁迅最突出的印象，见过鲁迅的人，用文字怀念鲁迅的人，大都会对他吸烟的情景作一点描述。我这里只是非常不完

全的统计，就见到许多描述鲁迅抽烟的文字：

马珏《初次见鲁迅先生》：“他手里老拿着烟卷，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。”

荆有麟《送鲁迅先生》：“说到抽烟，我便提到鲁迅先生抽烟的可以。”

李叔珍《与鲁迅的一席话》：“‘你几时回来的？’他擎着一支烟给我，说出这句话。”

钟敬文《记找鲁迅先生》：“（鲁迅先生）面部消瘦而苍黄，须颇粗黑，口上含着支掉了半段的香烟，态度从容舒缓……”

周建人《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》：“鲁迅遇了这种情形实在有些忍耐不住，吐出一口香烟的烟气，说道……”

白危《记鲁迅》：“他抽了两口香烟，默默地注视着展览的作品。”

阿累《一面》：“坐在南首的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，穿一件牙黄的长衫，嘴里咬着一支烟嘴。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，腾起一阵一阵烟雾。”

周粟《鲁迅印象记》：“他手里燃着烟卷正在和内山先生谈话。”

南风《我与鲁迅先生的认识和来往》：“他的香烟抽得很厉害，一直到完，就没有断过。”

白曙《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》：“鲁迅先生长长吸了一口烟，又从嘴里鼻里喷出去，然后盯着我们，微微笑了笑说……”

奥田杏花（日）《我们最后的谈话》：“鲁迅这样说着，又燃起了烟卷”，“他的说话又与烟一起吐了出来”。

俞芳《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》：“鲁迅先生吸着香烟，静静地坐在桌旁，工作、学习、写文章。”

徐梵澄《花星旧影》：“先生吸着纸烟，讲到这里，停下了，缓缓说：‘这就是所谓黑暗了！’”

……

许广平还在《鲁迅先生的香烟》中谈道：“凡是和鲁迅先生见面比较多的人，大约第一印象就是他手里面总有枚烟拿着，每每和客人谈笑，必定烟雾弥漫，如果自己不是吸烟的，离开之后，被烟熏着过的衣衫，也还留有一些气味，这就是见过鲁迅先生之后的一个确实证据。”对鲁迅嗜烟的程度，许广平是这样描述的：“时刻不停，一支完了又一支，不大用得着洋火，那不到半寸的余烟就可以继续引火，所以每天只要看着地下的烟灰、烟尾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一天在家的時候多呢，还是外出了。”女作家萧红和鲁迅交往甚深，她在《鲁迅先生记》里写到鲁迅吸烟：“第一次，走进鲁迅家里去，那是快进黄昏的时节，而且是个冬天，所以那楼下室稍有一点暗，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，那烟纹的卷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头发梢那么高。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。”

可能是用量过大，也有生活习惯的原因，鲁迅吸烟并不讲究烟的好坏，按朱自清在《谈抽烟》里的说法，鲁迅应属于吸烟者中的“大方之家”。他通常买的是比较便宜的品牌。说：“郁达夫在北京的时候，他吸的，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。”但许广平在回忆文章里却说，鲁迅在北京时吸的是一种叫“红锡包”的烟。“他嗜好抽烟，但对于烟的种类并不固定，完全以经济条件做基础。在北京，时常看到他用的是粉红色纸包的一种，名称好像是‘红锡包’，因为自己对于这方面并不记得清楚。”尽管许广平说得不确定，但从“粉红色纸包”的印象而言，鲁迅在北京时经常抽的应该是“红锡包”而非“哈德门”。许广平说鲁迅“在广州，吸的是起码一两角一包的十支装。那时人们生活真有趣，香烟里面比赛着赠画片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二十四孝》、《百美图》等等应有尽有，有时鲁迅先生也爱浏览一下，寻出新样的集起来，但并不自己收藏，还是随手转赠给集画片的青年”。根据记述民国时香烟的资料推断，这正是“哈德门”牌香烟。鲁迅在上海时经常抽的则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叫“品海”牌的香烟。夏丏尊在《鲁迅翁杂忆》中回忆道：“周先生的吸卷烟，是那时已有名的。据我所知，他平日吸的都

是廉价卷烟，这几年来，我在内山书店时常碰到他，见他所吸的总是‘金牌’‘品海牌’一类的卷烟。他在杭州的时候，所吸的记得是‘强盗牌’，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，‘强盗牌’香烟、条头糕，这两样是他每夜必需的粮。”

二、鲁迅的吸烟习惯与写作

鲁迅吸烟给人印象深刻的特点，是他吸烟“不吞到肚子里”；不轻易从口袋里取出香烟盒；有“好烟”不独用而更愿意和朋友分享；很顾忌不吸烟者对烟雾的反应。许广平忏悔自己没有重视限制鲁迅吸烟，是因为鲁迅自己时常说：“我吸香烟是不管好丑都可以的，因为虽然吸得多，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。”郁达夫则很生动地描述过鲁迅吸烟时的动作，“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，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，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，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，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。他这脾气，一直到了上海，仍没有改过。不晓得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，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，是什么牌”。而鲁迅与人分享“好烟”的情景，许广平在《欣慰的纪念》一文中说过，“有一次有人送给他十来听‘黑猫牌’，照理说好好地留着自己用了，却是不然，他拿来分送朋友和兄弟。无怪有人说他自己吸廉价的烟，留着好的请客。其实是有什么拿出来一同享受，而不是同时分开两种待遇的”。

烟瘾极大的鲁迅并不是毫不顾及别人对“烟雾”的反应，李霁野在《忆鲁迅先生》中谈到自己在北京造访鲁迅时的一个细节：“鲁迅先生是不断吸烟的，所以这间小屋里早就充满了浓馥的烟了。看出我是怕烟的了，便笑着说，这未免太受委屈，随即就要去开窗子。”李霁野还记述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由上海返北京，他和韦素园去访问时的情景，其中谈道，“在畅谈了几点钟之后，素园才想起几次让请先生吸烟，他都摇头说不吸了，

是为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，不是真的戒绝；再三说了对自己无碍，先生才走出病室，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支纸烟。”李霁野因此感慨道：“这是小事，是的，然而小事里正可以见体贴。”由此可见，鲁迅对自己吸烟的嗜好对别人的影响是很注意的。

人们常说文人好吸烟，或许是相信一种误识，认为吸烟有助于思考，所以对鲁迅吸烟这一嗜好，并没有人回避去谈。的确，鲁迅的文章里也时常会拿“烟”说事。一边吸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，可能是鲁迅经常的状态。许广平在《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》里说：“他更爱抽烟，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。工作越忙，越是手不停烟，这时候一半吸掉，一半是烧掉的。”鲁迅自己在《藤野先生》这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每当夜间疲倦，正想偷懒时，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，而且增加了勇气，于是点上一支烟，再继续写为‘正人君子’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。”这就很写实地道出了先点烟而后写作的习惯。《野草》里，鲁迅塑造的思想者形象也常有香烟陪伴。“我打了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”（《秋夜》）。“我疲劳着，捏着纸烟，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，看见很长的梦，忽而警觉，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，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，如几片小小夏云，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”（《一觉》）。“鞭爆的繁响在四近，烟草的烟雾在身边：是昏沉的夜”（《好的故事》）。

鲁迅小说里，魏连殳、吕纬甫这些灰色的知识分子，也常常是烟不离手，或者说，鲁迅不时通过吸烟来强化环境氛围和人物处境。《孤独者》里这样描写魏连殳：“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支烟，烟蒂要烧着手指了，才抛在地面上。”“‘吸烟罢。’他伸手取第二支烟时，忽然说。我便也取了一支，吸着，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，但也还觉得沉闷。”小说还描写他“一面唉声叹气，一面皱着眉头吸烟”的不堪景象，并且用“我到校两月，得不到一文薪水，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”这样的“标准”来强化一个穷困潦倒